

那年那月

库伦南部山区行

□林福臣

1987年,时令进入小雪。原《哲里木报》“沙区千里行”记者组,结束库伦旗沙区地区的采访,按计划应直达奈曼旗。临行前,库伦旗委领导同志建议我们走南道,顺便看看库伦旗南部山区的风光。恭敬不如从命。11月30日上午,吉普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疾驰南下转西而行。

记者组一行三人从未来过这里,因而乘汽车、走山路、观美景,真是另有一番感受。曾有人用“库伦沟,库伦沟,九千九百九十九”来形容库伦旗的沟多。其实何止九千九百九十九?陪同我们的旗委宣传部部长包志刚同志纠正道:“根据地质部门考察公布的数字,全旗长20米以上的大小沟壑,共有一万三千七百六十条”。看,汽车刚离开库伦镇就跨过了好几道沟。绿棚北京吉普车在崎岖的沙

石路上颠簸着,每爬上一座高坡,又迅速像飞机降落滑翔似的沉入谷底,人们的心向上吊着。从远方观看群山中奔驰的吉普车,显得格外渺小,像是一只蜗牛在慢慢爬行。

吉普车以每小时60迈速度行进。视线透过挡风玻璃。两侧山区风光美景尽收眼底。倘若是在万紫千红的夏季,人们更会有山清水秀,风光旖旎之感。白音花苏木境内,有座著名的阿其玛山,海拔541米,是库伦旗最高的山。我们就在山脚下经过。远望,山不高,树不茂,黑白相间;近看,怪石嶙峋,错落不齐,但高得挡住了天。旗电视台转播台就设在山顶,雄伟的发射塔高高矗立,直插云霄。

盘山公路逶迤曲折,吉普车迂回前进。十几分钟之后,我们将阿其玛山甩在身后。回首而望,山顶的建筑以及高高的发射塔依稀可

见。然而,小得像儿童玩具。

“山清水秀风光美,沟沟坡坡满眼松”。这是我们对库伦南部山区壮丽景色的同感。自先进苏木的铁牛河畔至扣河子镇的厚很河岸之间200华里,一路的山,一路的坡,一路的沟,处处披绿装。满山遍野人工种植的樟子松,更令人惊叹不已。白音花境内的昆地河流域,树多草厚风光美。知情者介绍,全旗松树面积50万亩,其中白音花苏木就有10万亩。

这里,山不高而优雅,水不深而清澈。遗憾的是隆冬季节,未能饱享眼福。如果春夏季来观光,绚丽多姿的景色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。山上布满茂密的松林,遮天蔽日;山下灌木丛生,郁郁葱葱。两山中间的山坳里,山花烂漫,姹紫嫣红,美不胜收。

库伦南部山区的古迹也是令人寻味的。吉普车翻山越岭,爬坡跨沟,驶入格林林苏木。公路旁有座庙宇,叫格根庙。当年的公社党委和政府办公室就在这庙宇里。我们下车短暂逗留,欣赏庙宇建筑。这是哲里木行政公署列入重点文物保护的古迹。它约三丈多高,古朴淡雅,宏伟壮观;远望有势,近览有质,情趣盎然,令人神往。格根庙虽然岁月久远,历尽雨雪风霜,但它仍然巍然屹立,雕梁画柱,龙飞凤舞,栩栩如生。

离开格根庙,吉普车顺盘山公路急转北上,直奔水泉乡,然后又急转南下到库伦旗西大门——扣河子镇。再行驶一程,我们将告别库伦南部山区,奔向奈曼旗。此时,库伦的山、库伦的水、库伦的松林、库伦的古迹……仍然在大脑中萦绕。



百姓故事

挖野菜

□刘宏杰

几场春风吹过,残冰彻底消融,稍稍留意就会发现向阳的土地上钻出几抹新绿,就连柳枝也抽出了新芽,这生机勃勃的初春,正是挖野菜的好时节。

东北人喜欢春天挖野菜,据说旧社会青黄不接的时候,野菜就是很重要的口粮,成为了很多老百姓的“救命菜”,也是从那时起,吃野菜、挖野菜的习俗代代相传,融入了东北人的生活基因。

我也很喜欢挖野菜,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去挖野菜的场景。2010年春天,我当时在常胜镇中心学校工作,一天下班后,一位当地的同事问我想不想和他去挖小根蒜,我当即应允。只因当时下班后的生活相当枯燥,我同意去挖野菜的初衷也纯粹是为了消磨时光。他拿着铁锹带我来到了学校附近的一片农田边,告诉我挖小根蒜眼力要好,小根蒜生长喜欢扎堆儿,它那白白的“大脑瓜”在土里“深藏不露”,然而那细葱

股叶子却在外特别显眼,如果看见哪儿露出成片的叶子,用铁锹一翻土,准能收获一大把,那天我按照他教的方法挖到好几斤小根蒜,直至天黑才意犹未尽的回到宿舍。第二天我又托班车将挖到的小根蒜捎回家,家人品尝后,更是在电话里连连夸赞。

家乡的野菜并非只有小根蒜一种,家里有了车以后,母亲经常让我带她去远郊挖野菜,同时我也认识了不少野菜。曲麻菜、荠荠菜则是春季野菜中最常见的两种,在春天人爱上火,而这两种天然野菜则正是“去火神器”。吃这样的野菜也没有太多讲究,用清水洗过以后,蘸上大酱就能品尝到独有的春天气息,若是不嫌麻烦,它们还能做馅儿,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很多人都以为野菜只有春天才有,实则不然,蒲公英在东北被称作“婆婆丁”,就能从春天一直生长到

深秋。俗语说“春天吃点苦,一年不得病”,婆婆丁更是典型的药食同源野菜,有着清热解毒、消炎抗菌的功效。它能蘸酱吃、可做馅儿、可炒菜,把它的叶子和根茎晾晒干以后,还能代茶饮,不仅有较好的药效,而且口感也极佳。

在众多野菜当中,我却对山芹菜“情有独钟”,山芹菜也叫水芹菜,喜欢生长在小溪边或泡子边。与它相遇也纯属偶然,一次去甘旗卡镇潮海村(三家窑)游玩,当地的朋友顺手就在溪边为我们摘了一大捧,并告诉了食用方法。回到家中,母亲将山芹菜焯水后切碎,混在羊肉馅里包成饺子,山芹菜的清香与羊肉的肉香交融,简直叫人欲罢不能。山芹菜的味道让人无法忘怀,之后我在离甘旗卡镇较近的阿尔乡(辽宁省)发现过山芹菜,可万物皆有度,山芹菜喜水又怕涝,这几年雨水丰沛,那片生长山芹菜的湿地已变成一片湖泽,从此山芹

菜那独特的味道,也就只能在记忆中寻找。

父母退休后,挖野菜成了他们的日常乐趣,父亲的汽车后备箱里也总是备着挖野菜的工具和装菜的小筐,去年他们去丹东泡温泉,返程时不仅带回当地特产,还装了一大兜晒干的山芹菜,一家人泡水喝了整整一冬。

这些年我们一家人为了挖野菜走遍了小镇远郊,有时候甚至驱车几十公里,如果算经济账,野菜的价值远不及油费,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。只因走进山野挖野菜,我们收获的是健康与快乐。此外,偶尔约上好友同行,亲近自然,也让彼此的情谊愈发温暖亲近。

如今想来,旧时挖野菜是为果腹,现在挖野菜,更多是追寻传统自然的生活方式。人们挖的是盎然春意,忆的是浓浓乡愁,一口山野清鲜,装得下整个春天,也留住了心底最淳朴、最温柔的家乡记忆。

乡音乡情

搂柴火

□刘永臣

我的老家在奈曼旗南部山区,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个个屯子都是“光腴屯”——没有树木。冬天生产队打场时干下的高粱秸,除了留够队里搭棚子盖牲畜圈用外,各户按人口分点儿,成为制作各种用具的原材料:订大小盖顶;刮成篾子编织炕席、芥子;穿连子、夹杈子……至于其它各种庄稼秸秆,生产队都铡碎当牲畜饲料。家家烧火做饭,全靠去大山上用耙子搂野草和捡牛马粪当燃料。

粮食和柴火同等重要,每天总得烧火做饭呀!不管多困难,家家必须盖一间“燃料库”储备干柴、干粪。

那个年代,每家正常六七个孩子。到了18岁,就是生产队社员。“供灶火”是未成年人的“天职”。冬天,男孩子用大竹拉耙和父亲给专门制作的高粱秸连子去大山上搂野

草,搂够一挑子就挑回来,在院内避风的墙角放好。吃完午饭继续去搂,一天两挑子。不下雪的冬天,连续搂几天,四四方方的柴火垛就起来了。大人们欣喜,搂柴的孩子更高兴。

那时学校为了节约燃煤,十二月底就放寒假了。寒冬腊月正是搂柴的黄金季节。趁着好天气,男孩子们一群一伙,结伴去大山搂柴。到山上散开,比赛谁搂的快。先搂够的挑到山下小路上等着,各山洼孩子们搂满挑子陆续到来了,一聚就是十几挑子。挑回家时,打头的用那个肩膀挑,大家都一致,换另一个肩膀,也都统一。齐刷刷地挑着柴火从山坡向下一路小跑,充满着朝气与坚强。孩子们活力四射的样子很是动人。

从屯里到大山约5里路,沿途有一处“休息点”,撂下挑子,个个汗流满面,气喘吁吁。

喘息一会儿,开始比谁的柴火挑子大。挑子小的不甘示弱,下一挑子总得大一些。

到家后,母亲见孩子脸上汗水流淌的道道痕迹,心疼呀!尽量做点好吃的,让孩子吃饱再去搂第二挑子。

搂柴也上瘾,一是大帮孩子比赛有干劲儿,二是有精神支柱。父母总是不停地鼓励:年前多拾掇柴火,烧的足了,正月能多玩几天,过年给你们买小鞭,给你姐妹们买发带,每人一双新袜子……家家都在搞“物质刺激”,所以孩子们干劲十足。

捡粪亦争雄。各家年龄小的女孩和男孩呼朋引伴,挎着筐去大山上捡粪。当时哪个生产队都有一群牛、一群驴马,还有两群羊,都在大山上放牧,有牲畜粪。只要在满大山和沟坎仔细寻找,哪次都能捡满筐。到大山上散开时,孩子们都争

先恐后,快跑寻觅。

捡满筐来到山脚下聚齐,粪筐大捡得又满的孩子显摆一通,捡少的暗下决心,下趟赶超。尽管挎到家两个胳膊被筐芯子勒得又疼又麻,给母亲看后,得到几句夸奖,兴奋得忘记了疲劳,午饭后又像比赛一般跑去山上。

把捡回来的粪在园子晾干,收到柴屋用芥子芥起来。刮大风天搂不了柴火,孩子们就去捡粪。山上没有那么多粪,就拿着麻袋去沟里划拉羊粪末、碎柴火末,用镰刀割沟旁陡坡上的枯草,装满背回来。

孩子们搂柴捡粪的不易,老妈更是疼在心里,所以惜柴如金——一手拉着风匣,一手抓着碎柴,放到锅底铁炉篋上,一拉一推,“咕哒、咕哒”有节奏的风匣声,是勤俭节约、细水长流的表现,也承载着家庭的和谐温馨。

诚征叙事、随笔、散文等文学佳作,要求文笔明快,内容积极,富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,力推原创,既欢迎名家精品,也厚爱新人佳作,字数1500字以内为宜,投稿邮箱:516558132@qq.com

征文启事

生活感悟

春日记

□齐润艳

总要在几场风后,春天才在枝头落脚,把所有的萧瑟错落成春意。

终于又到了自己能够做主的时节,枝条们欢天喜地地开始了出门前的准备,有的拿起笔在眉眼间细细描画;有的含情脉脉地在脸颊涂出一抹腮红;有的娇俏地探出头窥探风里的消息。马上就可以盛装出行了,花草树木都在铆足劲打扮自己。

桃红绿柳的日子近在咫尺,有些花骨朵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绽放,欣然地跃上枝头,抢先一步惊艳观望者的眼眸。

栽种在室内的几株大叶片绿植,叶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精气神,绿得蓬勃,泛出干净清亮的光。循着视线抬眼,天空里一群飞鸟正在盘旋,忽高忽低的,似在寻好人家落脚。

春气升腾,在无形中就会让人从心底生出愉悦,沉寂了一个冬天的情绪也跟着蠢蠢欲动。一个新的春天即将成为我们的生活,好像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小城里稍带有些文艺气息的地儿,都会挤满休假的人群,小吃摊前从来不缺年轻人的身影,他们旁若无人地吃相,把青春的肆意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;炸鸡柳的一家人忙得不可开交,涨红的脸上堆着满足的笑;烤红薯的香气,冰糖葫芦的婉转叫卖让人垂涎。因为在控制体重,我努力顶住诱惑,但还是忍不住点了一杯杨枝甘露的热饮,就着略带寒意的早春阳光抿上一口,也是清甜的。前面悠然走着的少女,身上的胭脂香粉味,传出老远。跟在她的身后慢慢走,竟像是误入了紫丁香的花丛中。

衣衫是渐渐减少的,老人孩子们会更慢一点。年轻人早就换上了薄一点的春装,蹦跳着向时令展示年轻的热情与活力。

正是春分时节,偶有春雷轰隆,雨点会淅沥沥落下,给早春的寒凉里添了一份滋润与浪漫。这样的小春日里,窝在屋子里也是惬意的,听音乐、煮茶、煲汤,点一支檀香燃着,然后跟友人说一些有用无用的话。一打开话匣子,春风就捕捉到了弦外之音,在河堤上,在墙角向阳背风的地方偷偷地布设一组又一组抒情,让那些猫冬的小虫和蓄根的植物先一步传递春讯。

和友人相约到田野里指点荠荠菜、鸽子兰、婆婆丁,看它们羞答答地冒出头,心也跟着生出翅膀,托举那些朴素日子里的美好,在春日里轻盈,在落日里灿烂,在一切新生事物的眼神里一路生花。

路边花店里的鸢尾开出了新高度,紫色的花朵,蝶翼一般,隔着落地玻璃窗在阳光下熠熠闪烁,我路过它们,注视它们,那种灿烂也反射在我身上,让我成了春天的一部分。

早春大概就是这样,把深藏了一个冬天的念想,一点一点融化成一个个小小的生命复苏:僵硬的泥土变得柔软了,草根在地下萌动了,小动物们醒来了,昆虫们也竭尽全力地扭动腰身,准备出洞了。我的思绪也随着好天气的到来愈加活跃,想要写几行温润舒展的文字,在一场新的轮回开始讨个好彩头。

等气温再回升一些,我们就可以踏着春光,去寻一棵又一棵开花的树,看它们安静的自由生长,长得枝繁叶茂,婀娜多姿,枝丫和花朵里全是春的消息。这样温柔的遇见,在春天并不稀奇,每一株草木都是来自春的信笺,一笔一画里藏着对世间的深情与爱意。

春分过后就是清明了,播种的季节真正到来。沉寂了一个冬天的田野也热闹起来,这卜棱卜棱的人间,有太多响声,清脆悦耳,热烈明媚。

迟来的春天

□苏磊



在东北,春天好像一列不守时的列车,无论人们嘴上如何念叨,给日历换上新衣、细数时日,它就是迟迟不肯到来。转眼已至四月,时光又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。我清晨起床,从不急着整理床铺、洗漱梳洗,反倒像往常一样戴着拖鞋,拉开窗帘,将脸贴在玻璃窗上静静张望。

彼时晨阳穿过薄纱般的云霭,把小区的柏油小路镀上一层金辉。路上,一位年长的阿姨正搀扶着老伴散步,二人走走停停,低声絮语着家常。待到两人走远,我才将目光落回小路两旁的花圃。此刻满心凝神,视线分毫不移,只想从春光里寻出一抹新翠。眼前景致,尽数落在眼底;就连鸟儿扑棱翅膀、微风轻拂枝梢,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纵是这般用心寻觅,结果依旧让人满心失落。凝望久了,双眼酸涩不已。

花圃间的木植花草,却不会因我的满心期盼而动容。枝丫光秃暗沉,毫无生机,在风中微微瑟缩,依旧裹着冬日残留的凉意。满眼萧索零落,风里也带着清冽的寒,既没有江南四月的温润绵软,也少了林徽因诗中“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”的烂漫。东北的春,向来清冷内敛,不张扬、不热烈,把所有生机藏在料峭寒意里,慢慢酝酿,静静等候。

我从不会因这份迟来心生急躁。东北的春天本就如此,惯于姗姗来迟,惯于寒风慢行。正如白居易诗云:“常恨春归无觅处”,我却不愿春来得慢,亦不恼春影难寻。既然它是一列不守时的列车,我便安心等候,怀揣满心温柔,盼它缓缓驶来,盼新芽破土,盼暖意漫遍人间。